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

金瓶梅

〔明〕冯梦龙 编撰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 编撰

萧欣桥 萧尚兵 校点



(浙)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 钟 仁
美术设计 凌瑛如
季萃萃
封面题字 骆恒光
封面绘画 钱贵荪
篆 刻 谢三中
责任校对 桓 明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 编撰 萧欣桥 萧尚兵 校点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政编码310006)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400 千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80518-344-9/1·211

定价：21.00元

前　　言

萧欣桥

《喻世明言》为明末冯梦龙编撰的一部话本、拟话本小说集。该书在初版时不叫这个名称，而叫《古今小说》一刻或初刻。明天许斋《古今小说》初刻本扉页上有一段题识：

小说如《三国志》（明清对《三国志演义》的简称或俗称）、《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可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初刻本目录也称“古今小说一刻总目”，可见当时刻书时是作为《古今小说》第一种考虑的，但此后相继刻印的第二种、第三种却不用《古今小说》二刻、三刻之名，而改用《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本书在重刻时也改作《喻世明言》，而《古今小说》则变成本书的一个异名了。从此之后，人们便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为“三言”。“三言”共收拟话本小说一百二十篇，也就是天许斋初刻本题识中所谓的“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

“三言”编撰者冯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江苏吴县人。他生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卒于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冯梦龙年轻时跟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也试图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他研读儒家经典，几次科举应试，但总是名落孙山，仕进无门。另一方面，他也跟当时的不少读书人一样，出入青楼歌场，过着消闲放浪的士子生活。由于前者，使他对儒家经典、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修养。由于后者，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体验下层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为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崇祯三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考取贡生，先为丹徒训导，后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六十五岁时离任回到苏州。李自成起义和清兵的入关、南下对他的思想冲击很大，他为

抗清复明奔走于江、浙、闽等地，最后抑郁而死，终年七十三岁。

冯梦龙一生著述甚富。在传统文化方面，著有《麟经指月》、《四书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在史志方面，著有《甲申纪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寿宁待志》等；在戏曲方面，编有《墨憨斋定本传奇》，其中《双雄记》、《万事足》为他本人创作，其他大都为他改编写定；在民歌方面，编有《挂枝儿》、《山歌》、《折梅箋》等；在笔记小说方面，编有《古今谭概》、《情史》、《智囊》、《笑府》等；在通俗小说方面，将罗贯中的二十回本《平妖传》增补为四十回，还在《列国志》的基础上撰成《新列国志》。而在其所有编著中，最能代表他成就的当首推他所搜集、改写和编撰的“三言”。“三言”中的《喻世明言》约刻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前后，《警世通言》刻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醒世恒言》刻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三书刊刻都在他入仕之前。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写道：“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比其沟中之断，莞略不足陈已。”可见冯梦龙搜集宋元话本是不遗余力的。经他搜集一过，民间再也找不到完好而有价值的宋元旧本了。故冯梦龙编撰“三言”的重大贡献，首先是为后人保存了数十篇宋元话本以及更大数量的明人拟话本。而且冯梦龙的搜集、刊布也不是兼收并蓄，不加选择的。我们只要把“三言”跟它之前的“六十家小说”（部分作品保存在近人辑刊的《清平山堂话本》之中）对比一下，就会明显地感到冯梦龙是经过认真遴选的，因为前者有些平庸之作都被冯氏舍弃了。不仅如此，凡被选入“三言”的作品都还经过冯梦龙的程度不同的加工和提高。如“六十家小说”中的《戒指儿记》，在《喻世明言》中作《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写宦府小姐陈玉兰与富商子弟阮三郎私通相爱的故事。两篇相较，后者就有明显的加工和提高。如小说写阮三的朋友张远探望阮三，看到阮三害相思病，答应帮他成全好事。张远从阮家出来后，前者便径写“张远看访回家，转身便到一个去处”，即到闲云庵找老尼王守长想办法。事出突兀，有许多不尽合理处。后者则写“张远作别出门，到陈太尉衙前站了两个时辰，内外出入人多，并无相识，张远闷闷而回”；“次日又来观望，绝无此为试读，而安元金1DF谓访问：www.er Tongbook.com

机会”；“看到晚，只见一个人捧着两个磁瓮从衙里出来”，原来是“将这两瓮小菜送与闲云庵王师父去”的。张远于是想到自己也与王尼姑认识，她既与“陈衙内来往情熟”，“何不去寻她商议”，这就比前者显得细密而合理多了。随后小说写王尼姑到陈府，借口登厕躲在陈玉兰房里，与其密谋庵中幽会阮三事，二人走出房来，老夫人问王尼在房里呆了那么久在讲什么话。由于没有思想准备，王尼有些紧张。前者写道：“惊得那尼姑顶门上不见了三魂，脚板底荡散了七魄，忙答道：‘小姐因问我建佛像功成，以此上讲说这一晌。’”后者则写道：“惊得那尼姑心头一跳，忙答道：‘小姐因问我浴佛的故事，以此讲说这一晌。’”前者纯是套话，答话也不得体，后者紧扣人物心理，回答得入情入理。艺术上的粗细高下显而易见。再如“六十家小说”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写柳永在余杭县宰任上，看上了本县一名歌妓周月仙，周因钟情当地的一位黄员外而对柳毫不动情，柳则凭借县宰的权势设计让人强奸了周，而后胁迫周就范。小说反映了勾栏艺人及小市民的庸俗趣味。冯梦龙把它收入《喻世明言》时改题为《众名姬春风吊柳七》，除丰富了许多情节、突出柳永的才情和妓女对他的崇拜外，并将余杭县宰任上一段情节改写成县上有一刘二员外看上了妓女周月仙，刘因遭周拒绝而设计让人强奸周，捉住把柄逼周就范，县宰柳永同情周而出钱为她除了乐籍，并使她与黄秀才结为夫妇。小说从立意、旨趣到情节、人物都做了重大改动，几乎等于重写，思想情趣和艺术表现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除了作品旨趣、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文字的改动外，冯梦龙对所收作品在体制方面还做了统一和规范，如大量削减了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诗词韵语，即所谓的“致语”或“蒜酪”，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如统一修改了全书作品的题目，使之两两对称，整齐划一等。“三言”中还有一些冯梦龙的创作，如《警世通言》中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冯氏在《三报恩传奇》序中已有说明：“余向作《老门生》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论者一般也认为是冯梦龙在宋懋澄《九籥集·负情依传》的轮廓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其他属于冯梦龙创作或改作的肯定还有不少，但限于资料缺少，已很难一一指认了。总之，“三言”是冯梦龙搜集、整理、加工、创作或改编的宋元明话本、拟话本小说总集，是我们研究中国话本小说最基本、最丰富

的宝库，也是冯梦龙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

《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特别是与《醒世恒言》相比，较多宋元时代的作品，也有明代人的作品，它们广泛地反映了宋元明时代的社会生活，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和各色人等的思想动向，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理想。

《喻世明言》收小说四十篇，其中近四分之一是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矛盾的，说明这些问题市民文学所关注的重点。书中《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和《闲云庵阮三偿冤债》都是宋元话本，前者曾为熊龙峰刊行，名为《张生彩鸾灯传》，后者曾收入洪楩刊行的“六十家小说”，名《戒指儿记》，收入《喻世明言》时都经过冯梦龙的加工，后者加工尤多。《张舜美灯宵得丽女》通过女主人公刘素香离家出走、与张舜美终成眷属的故事，反映了古代青年女子为追求婚姻自主和美满生活所表现的勇气和执着。《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写宦府小姐陈玉兰不顾门第悬殊，爱上了商人子弟阮华，不幸在幽期密约中酿成了悲剧。而造成这悲剧的根源则是封建家长和封建婚姻制度。这两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后双方的父母都被迫原谅和认可了子女的选择，这在古代虽然不够典型，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反映了市民群众在婚姻问题上的开明态度。

如果说《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和《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旨在表现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那么《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则旨在批判“贵易妻”的负心汉的丑恶行为。小说中的莫稽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娶了乞丐头儿金老大的女儿金玉奴为妻，当时的莫稽“见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费一钱白白的得了个美妻，又且丰衣足食，事事称怀”。但当他在玉奴的悉心照料和帮助下科考及第要做官了，则感到与玉奴结姻是“终身之玷”，为了另娶高门、飞黄腾达，竟在上任途中亲下毒手把玉奴推下江去。这个灵魂肮脏的卑鄙小人跟王魁、陈世美一起，成为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系列中负心汉的典型。

《单符郎全州佳偶》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般认为是宋元旧篇，两篇都写到金兵亡宋、战乱给婚姻和家庭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前者写单符郎、邢春娘自幼订婚，春娘父母在战乱中丧生，春娘沦为全州妓女，数年后单符郎承父荫授全州司户，二人在全州相遇并结为夫妻。后者写靖

康难中鸿胪寺属官韩思厚妻郑意娘为金兵掳至燕山，义不受辱，自缢而死，以及韩的结义兄弟杨思温及韩思厚跟郑意娘的人鬼遇合。所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两篇都写得悲凉凄楚，特别是后者，小说中人物异乡流离的悲哀，彼此相见时痛苦的神情和压抑的气氛，自始至终扣动着读者的心弦。成功的悲剧描写和气氛渲染，使这篇小说成为“三言”的名篇之一。

其他反映婚姻和家庭问题的小说还有《简帖僧巧骗皇甫妻》、《陈御史巧勘金钗钿》、《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叙写了一个奸诈、好色的和尚设计骗取内侍武官皇甫松妻子杨氏的故事。小说鞭挞了简帖僧的阴险和奸诈，也批判了皇甫松对待妻子专横、粗暴的夫权主义，而对杨氏的不幸遭遇则充满了同情。《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叙写一个由于父亲的悔亲而造成女儿自缢的悲剧故事。小说中顾阿秀自缢身亡的直接原因是来自浮浪子弟梁尚宾的奸骗，但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其父顾金事的嫌贫爱富的悔婚，同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顾阿秀的贞操观念。这篇情节曲折复杂的小说不但批判了封建婚姻中的重门第和重财产，同时也控诉了封建伦理道德，在热闹场景和曲折故事的下面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明代情爱小说，反映了明代中晚商品经济和社会思潮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冲击和影响。蒋兴哥因为长期在外经商，妻子王三巧禁不住长时间的孤寂生活，而被人设计勾引做了他人的情妇。蒋兴哥归来发觉此事，并不像上面皇甫松那样将妻子痛打逼供，而是内心感到非常矛盾和痛苦。他甚至没有去责备妻子，反倒去反省自己：“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因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不及。”他虽然派人把妻子送回娘家休了，却不忍明言，而且还在三巧改嫁时，将她原来陪嫁的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地帮她送到后夫的船上。而王三巧事后也十分后悔：“可怜四年恩爱，一旦决绝，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恩情。”后来蒋兴哥在广东合浦犯事，落到王三巧后夫、合浦县令手中，王三巧还以兄妹名义为蒋兴哥求情，善了此事。小说通篇都写得情意绵绵，充满宽容和人情味，这是明代中晚社会进步思潮在婚恋问题上的反映。小说后来让蒋兴哥娶了奸夫的妻子，并让王三巧回归降为偏房，这

种因果报应和自食其果的结局，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王三巧婚外恋行为的否定态度。

婚姻和家庭的矛盾纠葛，往往与社会其他方面密切联系，特别是一旦矛盾激化，经官对理，自然就牵扯到封建衙门和官吏。《滕大尹鬼断家私》就描写一个嫡庶争夺家产、最后经官动府的故事。小说中的“贤明官府”滕大尹借与倪家判断家产之机，装神弄鬼，做出许多丑态，终于贪污了倪家一坛金子。小说对滕大尹的贪鄙和狡诈描摹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和《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则是直接描写封建官吏的贪鄙和凶残的。前者写贾似道如何从一个无业游民，依靠裙带关系，一步步爬上了丞相的高位。这个权奸平时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战时贻误军机，丧权辱国，而背后为他撑腰的却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小说在揭露贾似道恶德恶行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对整个南宋统治集团进行揭发和控诉，控诉这些昏庸腐败的南宋君臣们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者写明朝嘉靖年间，严嵩、严世蕃父子把持朝政，为所欲为，通过党羽路楷、杨顺，残酷地迫害沈鍊父子，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政治的黑暗和腐败。

在以上作品中，小说作者们同时也创造了一些与封建恶势力作斗争的正面人物形象。如果说《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中的郑虎臣还只限于为父报仇、为民除害的话，那么《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沈鍊则是因为看不惯严氏父子的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和专权误国，主动而自觉地跟权奸进行斗争的，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大义磅礴的浩然正气。该篇中的闻淑女在跟如狼似虎的差人们的周旋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和勇敢，更是让人赞叹不已。此外，《喻世明言》中还有一篇《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则写了几个智慧超群而富有正义感的偷儿，他们同情和帮助被欺凌的穷人，憎恨和蔑视吝啬的财主和凶恶的官府及其爪牙，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古代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思想愿望。

《吴保安弃家赎友》、《羊角哀舍命全交》、《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等篇则表现了同一个传统主题：歌颂人间的友情和信义。《吴保安弃家赎友》写吴保安为了报答郭仲翔当年荐举之恩，在郭随军南征被俘之后，为了将郭赎回，倾尽家产，外出经商，置妻子幼儿而不顾，历尽千辛万

苦，凑足钱数，终于将郭赎出。后来郭仲翔复官升官，亲自负吴保安骨殖回乡安葬，并荐吴保安之子吴天祐为官，吴、郭两世通家友好。《羊角哀舍命全交》和《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也借古代的人物故事歌颂了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深情高谊，对于现实生活中那种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小人，无疑是一种鞭挞和讽刺。

在《喻世明言》中，还保留了一些宋元以来传统题材的作品，这就是发迹变泰和灵怪、神仙、妖术等类的小说。属于发迹变泰的有《穷马周遭际卖链媪》、《葛令公生遭弄珠儿》、《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等，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并多少寄托了小市民阶层希冀一旦飞黄腾达的侥幸心理，其中有些人物如史弘肇、郭威、钱婆留等描写得也颇为生动。属于灵怪、神仙和妖术的作品有《陈希夷四辞朝命》、《张道陵七试赵升》、《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等。这些作品故事情节大都荒诞不经，思想内容也往往与封建迷信纠缠在一起，一般都没有太多的思想价值。但它们也曲折地、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愿望或理想，其中有的篇章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陈希夷四辞朝命》所表现的蔑视功名富贵、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羁笼，《张道陵七试赵升》所表现的不为财色所动、不畏艰难困苦的坚强毅力等。

《喻世明言》广泛地描写了宋元明时代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市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其中一些名篇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滕大尹鬼断家私》、《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来看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成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少作品也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比较普遍的是对封建道德的宣扬和对封建迷信及宿命论的宣传，还有少数作品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色情渲染，这在今天的读者也是容易鉴别的。

本书点校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许斋刻本《古今小说》为底本，前二十回由萧欣桥点校，后二十回由萧尚兵点校，最后由萧欣桥统理全

稿。点校者只对原书进行标点和分段，将书中异体字、繁体字改为通行简化字，并改正了个别明显错字，而对于书中的俗体字、假借字和话本小说通用字一般不作改动，以利保持原书风貌。对于点校中的不妥和失误，诚望专家和读者慨予指正。

1996年6月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读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情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韫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绨縠毳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目 录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2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37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47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馄饨	56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61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文	67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72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80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87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99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05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12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21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27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42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47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53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62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171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178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196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元宵得丽女	213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20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30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35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43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50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257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266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276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286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293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302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307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15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331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344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354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370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他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

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花筵齐备。
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羡，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

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得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鸯良缘。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喜果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